



筝声瑟瑟萦绕洛杉矶

○王联

妙音铺就赴美路

1997年9月,我应美国“风潮”音乐公司之邀,赴美录制古筝演奏专辑。在我的艺术生涯中,曾到过东邻朝鲜和日本演出,也曾横跨欧亚大陆去法国参加国际民间艺术节。而这次则是飞越浩瀚的太平洋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美丽的海滨城市——圣塔巴巴拉。

录音地点是在一座大教堂里。教堂内只安装了一只麦克风,旁边的小屋里放置着一台颇为原始的大盘录音机。音乐监制王先生向我介绍了录音师凯维。凯维在美国录音界名声很响,他曾两次获得美国最高音乐奖——格莱美奖。能与这样的大师合作,是很幸运的。凯维人很和善,他十分耐心地向我讲解了他的录音方式:用直观地白描手法,利用教堂的自然回响,不加任何混响和修饰,采集音乐自然的声音,有人将此称作“世界音乐”。

录音是严格的,胶带不能重复使用,要求乐曲录制一次完成。如果第一遍未录好,胶带就废掉,凯维甚至不允许返回听一遍。为了避开外界噪音,录音通常在下半夜进行。经过大家协力合作,录音取得圆满成功。

这次赴美录专辑,改变了我的生活进程。与美国艺术家的合作及一系列的观摩学习,使我眼界大开,受益良多。我的古筝演奏也得到了美国艺术家和各界人士的充分肯定。特别是,通过调查,我发现教授古筝演奏技法在美国很有市场。许多美国人对古筝这一有着两千多年历史且被中国古人誉为群声之祖、万乐之师的中国古典乐器,感到十分奇妙,非常想学习。曾有美国人专程赴中国大陆学习古筝。我在美国差不多每次演出之后,都有人询问能否教他(她)学筝。于是,在美国友人的再三挽留下,我萌发了留美教授古筝的念头。我的工作申请顺利地得到美国有关方面批准。

朋友们为我获准留美工作向我举杯祝贺,而在那一刻我想到的是,今后我要努力向美国人民介绍和传播中国的古典音乐文化。音乐是无国界的语言,音乐能把人类溶为一体。我要用音乐艺术和东方美德将自己塑造成为中国文化使者,让美国人民通过我和古筝艺术了解中国,喜欢中国。

美国人听《临安遗恨》掉泪了

我定居在美国的第三大城市风光明

媚的洛杉矶。跟我学筝者有几十人,多数为华裔,也有美国人。年龄老少皆有,其中还有夫妻俩同时来学的。有人说美国人懒散,不能专注于一件事情,以我对学生的观察,此说不准。他们学筝都很用心,练得很努力。当然,我也注意因人施教,讲究方法。

授课之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参加演出。我觉得多演出多交流,有利于融入美国社会。

一次,美国的一个文化研究会请我去演出,同台献艺的还有美国著名的歌唱家和钢琴演奏家。这个研究会的负责人对中国文化很有研究。她希望我能在晚会上朗诵中国古代诗歌《木兰辞》。花木兰在美国有一定的知名度。迪斯尼乐园里有花木兰塑像。花木兰的故事被制成动画片在全美播放,收视率非常高。研究会负责人将《木兰辞》的英文本发给场内观众,又特意准备了一份中文本让我照念。我告诉她这首诗我从小就会背诵,无需照本念。于是,在音乐的伴奏下,我从“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开始,直到“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58句304字,抑扬顿挫,朗朗吟来。尔后,我又用英文向观众讲解了这首诗讲述的故事

和中国古诗的特征。我的朗诵和讲解,博得观众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我为观众演奏了著名作曲家何占豪先生创作的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一位华人艺术家用钢琴为我伴奏。这个作品描写的是中国宋朝民族英雄岳飞的戎马生涯,以其结构严谨,对比鲜明,气势磅礴而受到众多琴家的推崇。我在表现岳家军作战情景时,运用多种技法模拟号炮马蹄之声,淋漓尽致地展示出铁骑驰骋,万军厮杀的壮阔场面。随着故事的悲剧性发展,我通过沉郁哀怨的音调和凄凉悲切的旋律,情景交融地刻画了岳武穆精忠报国含恨而死的悲壮形象。我原以为美国人对我的演奏的中国历史题材音乐作品不会很理解,也就是听热闹而已,万没想到一曲終了,观众全体起立掌声雷动。站在第一排的那位负责人竟感动得摔下了眼泪。前加州副州长、国会议员达摩利先生走上舞台向我祝贺演出成功,并与我合影留念。后来有人告诉我,主办者还把演出的录影带送给了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拉鲁旭先生观看。

在与美国人的接触中,我发觉有不少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很浅淡甚至扭曲。在以往某种宣传的作用下,不少美国人认为中国贫困、饥饿、落后、愚昧。中国艺术家的良好修养和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音乐,使许多美国人如梦初醒,从旧有成见中摆脱出来,开始注意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及经济建设。有好几个美国人向我表示要到中国看一看。

文明及其变异

来美国已经两年多了。色彩纷呈、光怪陆离的美国社会,给人以喜忧兼有的复合感受。

美国是一个有着现代文明和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它的旅游业、金融业和服务业都相当完善。比如从加州到华盛顿。你只需在动身前给华盛顿的租车公司挂个电话订车,你一下飞机,出租车的接站车就会把你接到租车的地方。办好手续后,你就可以把车开走了,租金也不高。这既可免去朋友接送的麻烦,也便于开车随意观光。

美国的交通非常发达。道路纵横交

错,密如蛛网,路面宽阔,交通秩序井然。高速公路沿途都有设施完备的生活区,特别方便。

你在美国商店不管买什么东西,如果不合意,只要不破损,不超过规定时间(两周或一个月),都可以退换,店家绝不刁难。

美国人的文明程度普遍较高。在公共场所里,如果空间比较小,当有人要从你身边过时,他会很礼貌地说声对不起,意思是我可以过去吗?绝不会不打招呼硬挤过去。当你在陌生的地方问路时,经常会有人热情地把你送到你所要去的地方。

美国的法律很严格,规定也很具体。在超市里,如果你偷拿一支笔,被发现后会将你拘留,直至送上法庭。朋友告诉我,在美国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上法庭。比如一个人家的树,树枝伸展到邻居的院子里,树枝挡了人家的阳光,落叶弄脏了人家的地方。那么,邻居就会起诉你。法院会判你在几日内修剪好树枝,否则就会罚你款。

在美国,如果去朋友家一定要事先打电话约定,主人同意才能去。到别人家,未经允许,脚不能踏进门里。就是邮差送信,也不能踏进门里一步。因为未经允许踏进别人家门,主人有权开枪射击,属于自卫,无罪。

美国的法制虽然比较健全,但弊端也比较突出。特别是枪支泛滥,使人无安全感。甚至连中小学校,也不时发生枪击命案。有一个初中生,仅仅因为老师批评他几句,就回家拿来手枪,将老师打死。尽管枪击惨案经常发生,可是国会的禁枪法案就是通不过。其原因就是有钱人要用枪保护自己。所以,美国的某些法律是为有钱人制定的。

我们的中国心

有人统计,近20年来,从中国大陆到美国的就有100多万人。在洛杉矶一个城市,据说光咱们沈阳人就有1万多人。究竟有没有那么多,我说不清楚,但我在这里见到了不少熟人。拿文艺界人士来说,有裴晓云、马太萱、刘洪生,还有沈阳音乐学院的几位艺术家。我还在一次朋友聚会上遇见在电影《红色娘子军》中扮演

琼花的祝希娟。当然,她不是沈阳人。

大家来美国的时间有长有短,每个人的情况和考虑也各不相同,处境也不尽一样。但有些东西是相似的,至少有这样三点:一是大家都很拼搏,都想尽力做得好一点,以不负家乡亲友期望;二是思念家乡和亲人,关心家乡建设,愿意为家乡尽点绵薄之力;三是都有强烈的爱国情结。

沈阳老乡难得一聚,但聚到一起就难免乡情洋溢。记得去年春天在洛杉矶成立东北同乡会时,与会的几十位沈阳人一起上台齐唱《沈阳,我们的故乡》,不少人一边唱一边擦眼泪。

沈阳老乡聚到一起,除了怀旧就是互通家乡信息。每当家乡有考察团来时,我们都积极参加欢迎和接待工作。

我由于经常参加演出和社会活动,结识了许多美国朋友,他们有许多重要活动都拉我去参加。象总统候选人小布什的竞选活动和副总统候选人戈尔的竞选活动等等。他们还介绍一些重要人士给我认识,象美国与中国进行WTO谈判的代表团团长的高级顾问,赴美访问的中非共和国总统和经济部长,特立尼达多巴哥等国驻美的顾问等。许多美国朋友热衷于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和经贸往来。我也将沈阳市一些经济项目推介给他们。

说到爱国心,最集中地表现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台湾民进党上台后,从中国大陆去美的人士都特别关注台海局势的变化,对台独分子深恶痛绝。我接触到的不少台湾人也不赞成台湾独立,特别是老一代的人。他们说:“分裂没好处,打仗没好处,都是中国人。”但也有少数台湾人主张台独,在一次聚会上,就有一个台湾人说他不是中国人是台湾人,还说台湾归日本归美国都没关系,就是不能归大陆,活脱脱一副汉奸相。这时候,大陆去的人就针锋相对跟他辩论。有一个台湾人说,其实大陆民众都不赞成打台湾,话音未落,就有一个大陆人站起来说,台湾要宣布独立就得打,打起来,我马上回去报名参军!

说来说去,还是张明敏唱的那样: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